

1949-1979

湖南短篇小说选

上册

HUNANDUANP IANXIAOSHUOXUAN

湖南短篇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00,000 印数：1—50,000 印张：29.125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136 定价(上下册)：2.14元

目 录

山那面人家	周立波 (1)
卜春秀	周立波 (9)
湘江一夜	周立波 (28)
春种秋收	康 濯 (50)
公社的秧苗	康 濯 (78)
代理支书	康 濯 (92)
吵嘴以后	蒋牧良 (121)
刚批准的新党员	蒋牧良 (145)
一家班	柯 蓝 (161)
三打铜锣	柯 蓝 (173)
文化的主人	刘 勇 (191)
“咕叻爷”	刘 勇 (202)
岭嫂探亲	未 央 (212)
心中充满阳光	未 央 (227)
二月兰	谢 璞 (244)
五月之夜	谢 璞 (261)
伐木者的野宴	王以平 (268)
志气	王以平 (279)
“老粮秣”新事	孙健忠 (302)

森林曲	孙健忠 (315)
迎冰曲	萧育轩 (340)
心声	萧育轩 (360)
“绿旋风”新传	古 华 (400)
山里妹娃	古 华 (419)
臂章的故事	叶蔚林 (430)
访灯记	叶蔚林 (444)
山里人	胡 英 (456)
宝贝	胡 英 (473)
烘房飘香	彭伦乎 (493)
叶里藏金	彭伦乎 (507)
县委书记	张步真 (528)
追花夺蜜	张步真 (538)
同车女客	鲁之洛 (558)
在新修的马路边	韩罕明 (564)
林间夜宿	周健明 (570)
灯	李 岸 (583)
阵雨	陈寿庚 (591)
野樱桃	陈 芜 (601)
布谷声声	朱力士 (610)
月下	吴荣福 (622)
把火种燃烧起来	王光明 (626)
应征者的母亲	李绿森 (631)
桐花岭	胡 柯 (636)
年边	向秀清 (647)
城里来的媳妇	张二牧 (665)

蒙古牛	健 峰 (672)
柳	谢林鹤 (693)
九点钟的太阳	王金山 (703)
女外线工	邓蜀艺 (710)
金色的湖洲	罗石贤 (720)
中伙铺	莫应丰 (736)
红火篇	萧建国 (742)
战俘	韩少功 (760)
新女婿	梦 凡 兴 亚 新 奇 (782)
“恼火堤”畅通了	曹家健 (795)
飞腾的煤海	罗子军 (806)
别了，小狗	梅中泉 (821)
我爱这一行	朱树诚 (834)
路标	崔合美 (845)
蓝天展新翅	黄知义 (853)
炉火熊熊	柳炳仁 (861)
“吹破天”	彭明道 (873)
鱼水情	袁 琦 (883)
绿水丹心	苏家澍 龚笃清 (895)
上楼	郭 明 (919)
后记	编 者 (926)

山 那 面 人 家

周立波

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，我们去参加山那面一家人家的婚礼。

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婚礼呢？如果有人这样问，下边是我们的回答：有的时候，人是高兴参加婚礼的，为的是看着别人的幸福，增加自己的欢喜。

有一群姑娘在我们的前头走着。姑娘成了堆，总是爱笑。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。有一位索性蹲在路边上，一面含笑骂人家，一面用手揉着自己笑痛了的小肚子。她们为什么笑呢？我不晓得。对于姑娘们，我了解不多。问过一位了解姑娘的专家，承他相告：

“她们笑，就是因为想要笑。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学问。但又有人告诉我：“姑娘们笑，虽说不明白具体的原因，总之，青春，康健，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，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、碧青的田野，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，以及这迷离的月色，清淡的花香，朦胧的、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，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。”

我想这话也似乎有理。

翻过山顶，望见新郎的家了。那是一个大瓦屋的两间小横屋。大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古旧的红灯。姑娘们蜂拥进去了。按照传统，到了办喜事的人家，她们有种流传悠久的特权。从前，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，在同伴新婚的初夜，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、

板壁下边去听壁脚，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：“喂，困着了吗？”她们就会跑开去，哈哈大笑；第二天，还要笑几回。但也有可能，她们什么也听不到手。有经验的、也曾听过人家壁脚的新人，在这幸福的头一天夜里，可能半句话也不说，使窗外的人们失望地走开。

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一群姑娘，急急忙忙跑进门去了，她们也是来听壁脚的吗？

我在山里摘了几枝茶子花，准备送给新贵人和新娘子。到了门口，我们才看见，木门框子的两边，贴着一副大红纸对联，红灯影里，显出八个端正的字样：“歌声载道，喜气盈门。”

我们走进门，一个青皮后生子满脸堆笑，赶出来欢迎。他是新郎邹麦秋，农业社的保管员。他生得矮矮敦敦，眉清目秀，好多的人都说他老实，但也有少数的人说他不老实，那理由是新娘很漂亮，而漂亮的姑娘，据说的不爱老实的男人的。谁知道呢，看看新娘子再说。

把茶子花献给了新郎，我们往新房走去。那里的木格窗子上糊上了皮纸，当中贴着一个红纸剪的大囍字，四角是玲珑精巧的窗花，有鲤鱼、兰草，还有两只美丽的花瓶，花瓶旁边是两只壮猪。

我们攀开门帘子，进了新娘房。姑娘们早在，还是在轻声地笑，在讲悄悄话。我们才落坐，她们一哄出去了，门外是一路的笑声。

等清静一点，我们才过细地端详房间。四围坐着好多人，新娘和送亲娘子坐在床边上。送亲娘子就是新娘的嫂嫂。她把一个三岁伢子带来了，正在教他唱：

三岁伢子穿红鞋，
摇摇摆摆上学来，
先生莫打我，

回去吃口汁子又来。

我偷眼看了看新娘卜翠莲。她不蛮漂亮，但也不丑，脸模子，衣架子，都还过得去，由此可见，新郎是个又老实又不老实的角色。房间里的人都在看新娘。她很大方，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样子。她从嫂嫂怀里接过侄儿来，搔他胳肢，逗起他笑，随即抱出房间去，操了一泡尿，又抱了回来，从我身边擦过去，留下一阵淡淡的香气。

人们把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点起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房里的陈设。床是旧床，帐子也不新；一个绣花的红缎子帐荫子也半新不旧。全部铺盖，只有两只枕头是新的。

窗前一张旧的红漆书桌上，摆了一对插蜡烛的锡烛台，还有两面长方小镜子，此外是贴了红纸剪的囍字的瓷壶和瓷碗。在这一切摆设里头最出色的是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，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，在哈哈大笑。他们为什么笑呢？既是和尚，应该早已看破红尘，相信色即是空了，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，并且这样欢喜呢？他们都戴了红星帽子，我想，他们一定已经改造了。

新房里，坐在板凳上谈笑的人们中有乡长、社长、社里的兽医和他的堂客。乡长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子，听见人家讲笑话，他不笑，自己的话引得人笑了，他也不笑。他非常忙，对于婚礼，本不想参加，但是邹麦秋是社里的干部，又是邻居，他不好不来。一跨进门，邹家翁妈迎上来说道：

“乡长来得好，我们正缺一个为首主事的。”意思是要他主婚。

当了主婚人，他只得不走，坐在新娘房里抽烟，谈讲，等待仪式的开始。

社长也是个忙人，每天至少要开两个会，谈三次话，又要劳动；到夜里，回去迟了，还要挨堂客的骂。任劳任怨，他是够辛苦的了。

但这一对新人的结合，他不得不过来。邹麦秋是他得力的助手，他来道贺，也来帮忙，还有一个并不宣布的目的，就是要来监督他们的开销。他支给邹家五块钱现款，叫他们连茶饭，带红纸红烛，带一切花销，就用这一些，免得变成超支户。

来客当中，只有兽医的话多。他天南地北，扯了一阵，话题转到婚姻制度上。

“包办也好，免得自己去操心。”兽医说。他的漂亮堂客是包办来的，他很满意。他的脸是酒糟脸，红通通的，还有个疤子，要不靠包办，很难讨到这样的堂客。

“当然是自由好嘛。”社长的堂客是包办来的，时常骂他，引起他对包办婚姻的不满。

“社长是对的，包办不如自由好。”乡长站在社长这一边，“有首民歌，单道旧式婚姻的痛苦。”

“你念一念。”社长催他。

“旧式婚姻不自由，女的哭来男的愁，哭的长江涨了水，愁的青山白了头。”

“那也没有这样的厉害。”社长笑笑说。

“我们不哭也不愁。”兽医得意地看看他堂客。

“你是瞎子狗吃屎，瞎碰上的。”乡长说，“提起哭，我倒想起津市那边的风俗。”乡长低头吧口烟，没有马上说下去。

“什么风俗？”社长催问。

“那边兴哭嫁，嫁女的人家，临时要请好多人来哭，阔的请好几十个。”

“请来的人不会哭，怎么办？”兽医发问。

“就是要请会哭的人嘛。在津市，有种专门替人哭嫁的男女，他们是干这行业的专家，哭起来，一数一落，有板有眼，好象唱歌，

好听极了。”

窗外爆发一阵姑娘们的笑声，好久不见的她们，原来已经在练习听壁脚了。新房里的人，连新娘在内，都笑了，乡长照例没有笑。没有笑的，还有兽医的堂客。她枯起了眉毛。

“你怎么样了？”兽医连忙低头小声问。

“脑壳有点昏，心里象要呕。”漂亮堂客说。

“有喜了吧？”乡长说。

“找郎中沒有？”送亲娘子问。

“她还要找？夜夜跟郎中睡一挺床。”社长笑笑说。

“看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还当社长呢。”兽医堂客说。

外边有人说：“都布置好了，请到堂屋去。”大家涌到了堂屋，送亲娘子抱着孩子，跟在新人的背后。姑娘们也都进来了。她们倚在板壁上，肩挨着肩，手拉着手，看着新娘子，咬一会耳朵，又低低地笑一阵。

堂屋上首放着扳桶、箩筐和晒簟，这些都是农业社里的东西。正当中的长方桌上，摆起两枝点亮的红烛。烛光里，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只插了茶子花枝的瓷瓶。靠里边墙上挂一面五星红旗，贴一张毛主席肖像。

仪式开始了，主婚人就位，带领大家，向国旗和毛主席行了一个礼，又念了县长的证书，略讲了几句，退到一边，和社长坐在一条高凳上。

司仪姑娘宣布下面一项是来宾演说。不知道是哪个排定的程序，把大家最感兴味的一宗——新娘子讲话放在末尾，人们只好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听来宾的演说。

被邀上去演讲的本来是社长，但是他说：

“还是叫新娘子讲吧。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，新婚是什么味儿，

都忘记了，有什么说的？”

大家都笑了，接着是一阵鼓掌。掌声里，人们一看，走到桌边准备说话的，不是新娘，而是酒糟脸上有个疤子的兽医。他咬字道白，先从解放前后国内的形势谈起，慢慢吞吞地，带着不少的术语，把辞锋转到了国际形势。听到这里，乡长小声地跟社长说道：

“我还约了一个人谈话，要先走一步，你在这里主持一下子。”

“我也有事，要走。”

“你不能走。都走了不好。”乡长说罢，向邹家翁妈抱歉似地点点头，起身走了。

社长只得留下来，听了一会，实在忍不住，就跟旁边一个办社干部说：

“人家结个婚，跟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不晓得呀，这叫八股；才讲两股，下边还长呢。”办社干部说。

“将来，应该发明一种通电的机器，安在讲台上，爱讲空话的人一踏上去，就遍身发痒，只顾用手去搔痒，口里就讲不下去了。”社长说。

“顶好把电过到膀胱里，刺激他，叫他隔不两分钟就要尿泡尿，非得尿不行，这样一来，空话决不会多了。”

隔了半点钟，掌声又起。新娘子已经上去，兽医不见了。发辫扎着红绒绳子的新人，虽说大方，脸也通红了。她说：

“各位同志，各位父老，今天晚上，我快活极了，高兴极了。”

姑娘们吃吃地笑着，口说“快活极了，高兴极了”的新娘，却没有笑容，紧张极了。她接着讲道：

“我们是一年以前结婚的。”

大家起初楞住了，以后笑起来，但过了一阵，平静地一想，知

道她由于兴奋，把订婚说做了结婚。新娘子又说：

“今天我们结婚了，我高兴极了。”她从新蓝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，摊给大家看一看，“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。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。”

“真不儿戏。”一个青皮后生子失声叫好。

“真是乖孩子。”一个十几岁的后生子这样地说。他忘了自己真是个孩子。

“这才是真正的嫁妆。”老社长也不禁叹服。

“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，我是过来劳动的。我在社里一定要好好生产，和他比赛。”

“好呀，把邹家里比下去吧。”一个青皮后生子笑着拍手。

“我的话完了。”新娘子满脸通红，跑了下来。

“没有了吗？”有人还想听。

“说得太少了。”有人还嫌不过瘾。

“送亲娘子，请。”司仪姑娘说。

送亲娘子搂着三岁的孩子，站起来说：

“我没学习，不会讲话。”说完就坐下去了，脸模子也胀得鲜红。

“要新郎公讲讲，敢不敢比？”有人提议。

“新郎公呢？”

“没有影子了。”有人发现。

“跑了。”有人断定。

“跑了？为什么？”

“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太不象话，这叫什么新郎公？”

“他一定是怕比赛。”

“快去找去，太不象话了，人家那边的送亲娘子还在这里。”社

长说。

好几十个人点着火把，拧亮手电，分几路往山里，墩里，小溪边，水塘边，到处去寻找。社长领头，寻到山里的一路，看见储藏红薯的地窖露出了灯光。

“你在这里呀，你这个家伙，你……”一个后生子差点要骂他。

“你为什么开溜？怕比赛吗？”老社长问他。

邹麦秋提着一盏小方灯，从地窖里爬了出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抬抬眉毛，平静地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与其坐冷板凳，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，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，看烂了没有。”

“你呀，算是一个好的保管员，可不是一位好的新郎公。不怕爱人多心吗？”社长的话，一半是夸奖，一半是责备。

把新郎送回去以后，我们先后告辞了。踏着山边斜月映出的树影，我们各自回家去。同路来的姑娘们还没有动身。

漂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，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、放纵的笑闹。她们一定开始在听壁脚了，或者已经有了收获吧？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

卜春秀

周立波

一

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位姑娘……，一提到姑娘，年轻的女读者就会急急忙忙地发问：她是么子样子？脸模子好看不好看？穿的么子衣服呀？等等，问个不断纤。我近来发现，最爱议论妇女的，是妇女们自己，而不是男人。至于男人们，大抵都粗心得很，有的还荒唐得很。一听我要说的是位没有出阁的姑娘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高高兴兴，满怀信心地看下去，好像这标致的女子会从书页上下来，单单看中他似的。其实不见得，因为我要讲的这一位，已经有了够她烦恼、充满矛盾的心事。

今年春天里的一天，歌喉宛转的阳雀子开始啼叫了。田塍上的草色一片绿茸茸。卜春秀，就是我所要说的姑娘，上山砍了一担湿柴禾，正挑下山来。在茅封草长的村路上走了一阵子，她有点累了，微黑的、丰满的脸上汗爬水流，额头上的一绺短头发胶着汗珠子，贴在左边眉尖上。来到一眼井跟前，她放了担子，打算息息肩。这里是她时常歇气的地方。她扯起褪了色的粉红布褂子的大襟抹了抹脸上的汗水，坐在井沿草坪上。在这里，在这芳香的、翡青的草地上，有她好多记忆呵。小的时候，她跟合适的伙伴常到这里来玩耍：

吵嘴、胡闹、办席面、打擂台，或是拿草叶子折成小哨子，放进口里，学山里的鸟叫。如今长大了，这些把戏好久不干了；但每一回从草坪里过身，她总要想到那些混混沌沌、欢欢喜喜的往日。她又记起，一年多以前，邻近一个后生子，从前也是她的小游伴，如今长成一位浓眉黑眼、武高武大的莽汉，有一天，正在这里遇见她，没说话，脸先红，随即把他抱的一只黄橙橙的大柚子笨拙地塞进她怀里，慌忙走开了。

“这做什么子呀？”卜春秀不由自主地接了柚子，好久才从惊讶里清醒，这样地问，脸也通红了。

“我妈妈说，送给你们吃。”冒失鬼一边答话，一边走得更远了，头也不回，好像为这唐突的举止，自己蛮不好意思。

“他妈妈和我家里从不来往，为什么子送柚子来呢？”卜春秀站在那里，看着柚子，寻思一阵，得出了结论：“这不明明是他自己送的吗？”

这是卜春秀生平碰到的头一桩奇事，但细细品味，也蛮有意思；特别是那人手脚失措的紧张的样子，长久地使她发生一种清甜的、自觉优越的快感。

以后不久，冒失鬼参军去了，一走就是一年多。听他妹妹说，如今他守卫着祖国的遥远的边疆。人越离得远，越叫人挂牵。她又打听到，那里有的是机灵、周整的姑娘。“也有柚子么？”她担着心事。想到这里，她叹一口气，起身走到水井边，蹲在踏脚石板上，俯临清澈的水面。瞅着映在水里的自己的略圆的脸块，额上的短发，还有那整齐的、洁白的牙齿，她暗暗地欣赏了一阵，随即用双手捧起微温的泉水，正要洗洗脸，忽然从背后的高处飞来一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掉在井肚里，水花四溅，有两股竟毫不客气，亲到她的脸上和嘴上来了。

“是哪一个鬼呵？”

她生气地问，忙用衫袖揩干脸上溅的水，偏过头去，看见山边树丛里，露出一个姑娘的笑脸。因为身子往前探，这妹子的一双黑浸浸的肥辫子趁势溜到胸前来了。

“是你呀，你这个要死的鬼婆子。”

“是鬼婆子，还要死么？”双辫姑娘调皮地笑笑，跳下堤坎来。她穿一套青布褂裤，底下是赤脚草鞋。走近草坪，她又说道：

“你坦白坦白，为么子一个人叹气？是不是想我的哥哥？你偷偷地说给我听，我悄悄地给你写一封信去，好不好？”这女子说完就跑。

“是角色莫跑。”卜春秀起身追赶这胡说八道的姑娘。在人世间，有好多的事，本来是只准当事人心里想想，不许人家说破的。这个斗胆的姑娘，卜春秀的邻舍，也就是她在想念的参军去了的王桂香的妹妹王菊香，竟敢大声嚷出了自己的心事，这还了得？不给她一点厉害是不行的了。她纵步追赶，但被追的角色已经跑远了。

卜春秀只得回转身子，挑起柴禾担，准备回家去。正在这时候，她听见妈妈在大门口叫唤：

“秀女子，使得还不回来呀？家里来客了。”

“来罗。”卜春秀答应一声，于是，一边挑起柴禾走，一边心里想：“不晓得是哪一个来了？”

二

跨进八字门楼里，卜春秀把柴禾捆子搁在屋端墙边上，抬头一望，只见灶屋门口站着一位五十来往的婆婆，黄皮寡瘦，头上戴顶青绒帽，青缎子棉袄精致而合身；一双小脚走路颤颤簸簸的。

“姑妈，你好？么子时节下乡的？”卜春秀赶上前去，亲热地问候。

“才到不久。还是这样勤快呀，秀妹子？少挑一点吧，要不把背压驼了，找婆家就费力气了。”

“姑妈你没得名堂。”提到婆家，又联想到柚子，姑娘脸红了。

“没大没细，看我不捶你？”从灶屋里出来的卜妈斥骂自己的女儿，“还不去把湿衣子换了，要找病嘅？”

卜春秀调皮地对妈妈撇一撇嘴，蹦蹦跳跳跑进卧房里，脱去汗湿的粉色的衣裳，换了一件干净白褂子，披上花棉袄，兴兴头头跑出房间来；只见妈妈和姑妈坐在矮桌子边上，正讲悄悄话，看见她来，连忙止住。灶上锅里水开了，一股一股白蒙蒙的蒸气往上升腾、铺散，然后飘满一屋子。木板锅盖给热气冲得一上一落的。卜妈站起来，走到碗橱的跟前，拿出一摞红花细瓷茶杯，准备泡茶。

“我来，我来，妈妈，你放下吧。”卜春秀抢上前去，接住茶杯。失了业的妈妈只得退回来，仍旧坐在姑妈的近边。

“放一点盐姜。”妈妈吩咐。

“晓得罗，”卜春秀说着，从碗橱子里寻出茶叶和盐姜，每只茶杯里都匀了一点，然后拿个竹端子，从大锅里舀出滚水，冲了两杯，分送给老人。姑妈接了茶，含笑说道：

“今朝吃你盐姜茶，过不好久，要吃你的糖茶了。”

“姑妈你太不正经了。”卜春秀嘟着嘴巴说。

“混帐东西，还不给我进去呀。”妈妈骂她，并且撵她走。

卜春秀走进卧房。心想下半天还要出工，她脱了草鞋，侧身倒在床铺上，打算躺一躺，但心里不能安神。两位老人的悄悄话有些可疑。她们一定是讲她。谈的什么呢？好奇又加上担心，她翻身坐起，顺手理理鬓边的乱发，穿了草鞋，轻轻摸摸走到门背后，左耳贴在门缝边，只听老姑嫂们的谈吐，一时低，一时又高点。姑妈说道：